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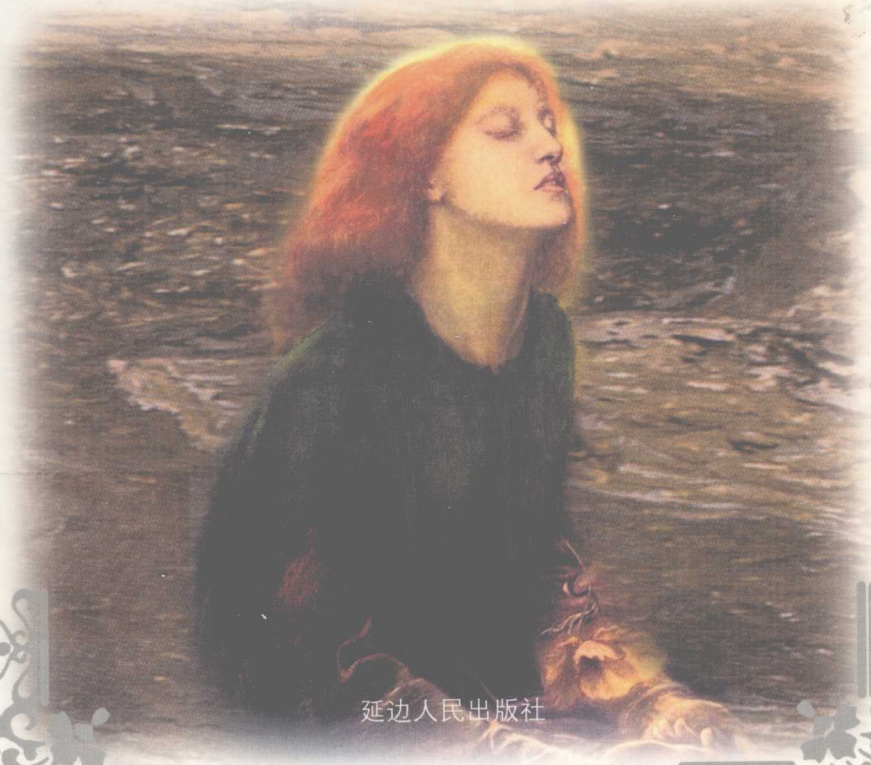
新汉译世界名著宝库

第三辑 新汉译苏俄文学大师经典文库

赌徒 白夜

WORLD CLASSICAL LITERATURE COLLECTION

【俄】陀思妥耶夫斯基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賭徒 / 白夜



延边人民出版社

....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赌徒 白夜 / (俄罗斯)陀思妥耶夫斯基著; 陆永昌
译, -延吉: 延边人民出版社, 2001.4
(新汉译苏俄文学大师经典文库 / 梁羽龙, 张海军主编)
ISBN 7-80648-580-5

I. ①赌…②白… II. ①陀…②陆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俄罗斯—近代
②中篇小说—俄罗斯—近代 IV. I512.44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1)第18235号

.....

新汉译苏俄文学大师经典文库

梁羽龙 张海军 主编

出版: 延边人民出版社
印刷: 北京市后沙峪印刷厂
850 × 1168 毫米 32 开
印刷: 2001 年 4 月第 1 版

发行: 延边人民出版社
印数: 1-3000 册
印张: 284.25 字数: 8180 千字
200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80648-580-5/I·177

文库定价: 1980.00 元

赌徒

第一章

离开了两个星期，我终于赶回来了。我们的人在鲁列滕堡已经呆了三天。我想，天晓得，他们会眼巴巴地盼着我回来，其实，我想错了。将军特别超然地看着我，高傲地和我说了会儿后，就叫我去他妹妹那儿。显然，他们在什么地方已经暂时通融到了钱。我甚至感觉到，将军看我时有点儿不好意思。玛丽娅·菲利波夫娜忙得够呛，只是顺便和我说了几句；不过，钱是收了，数了，也听完了我的报告。中午饭前，大家都在等梅津采夫，一个法国人，还有一个英国人；依照老规矩，只要有钱，就马上开宴会，按莫斯科的方式。波林娜·亚历山德罗芙娜看见我后，问我为什么去这么久。她还没有等到我回答，就走开了。自然而然，她是故意这样做。然而，我们俩该相互解释解释，心里积下的东西是太多了。

他们给我安排了一个小房间，在旅馆的四楼。这里大家都清楚，我是将军的随员。一切迹象表明，他们都已及时地亮出了自己的身份。在这里，将军被认为是俄国最富裕的显贵。还是在吃饭前，将军在吩咐我做别的事时，赶忙给了我两张一千法郎的期票去兑换。我在旅馆的账房里把它们换了。现在，大家将把我们看成百万富翁，至少整整一个星期是这样。我本想去叫米沙和娜佳，和他们一起去散步。但是在楼梯上，我被叫去见将军，他自己认为，应当知道我把他们带到哪里去。此人怎么也不敢正视我，尽管他特别想。不过，我在回答他时，目光盯他盯得太紧，也就是说不大恭敬，看得他都似乎不好意思。他用词非常华丽，斟字酌句，一句连着一句，结果完全弄得乱了套，他想叫我明白我和孩子们在什么地方散步，离公园娱乐场远点儿。最后，他勃然大怒，突然补充道：“要么就这样吧，您大概是要把他们带到游乐场去玩轮盘赌。请您原谅我，”他说，“不过我知道，您还相当轻率冒失，大概很能赌。为了以防万一，尽管我不是教您的老师，而且我也不愿意承担这一角色。不过，至少我有权希望您，这样说吧，不要败坏我的名声……”

“要知道，我连钱都没有，”我心平气和地回答，“要输钱，必

须得先有钱。”

“您很快就会拿到。”将军回答道，他的脸有点儿红了，他在写字台上翻了一会儿，查了查账本发现，他欠我近一百二十卢布。

“我们一定清账，”他说了起来，“应该换成德国马克。您现在就先拿三百个马克去，一个整数，而余下的尾巴，当然喽，我不会不还。”

我默默地取了钱。

“对我说的话，请您不必生气，您的心胸太狭窄。要是我说您什么，那么，这样说吧，我不过是提醒您而已，对此，我当然有某些权利……”

在中饭前，我带着孩子们回来时，我见到了一帮乘车骑马的男男女女，是我们去看遗址的人。两辆豪华的四轮马车，匹匹都是骏马、好马！布朗歇小姐和玛丽娅·菲利波夫娜、波林娜同乘一辆车，法国佬、英国人和我们的将军骑马。路上的行人停下观看。影响是造成了，不过，将军要倒霉，我算了一下儿，我带回的是四千法郎，加上他们在这里临时弄的钱，看来，他们手头上现在有七千或者八千法郎。这个数字对于布朗歇小姐来说是太少了。

布朗歇小姐住在我们住的旅馆里，她同她母亲在一起。我们的法国佬也住在这个旅馆。仆人们称法国佬为“伯爵先生”^①，称布朗歇小姐的母亲为“伯爵夫人”^②，怎么说呢，也许他们是真的伯爵先生、伯爵夫人。

我就知道，在我和伯爵先生同桌吃饭时，他不会和我搭腔。当然喽，将军是不愿意介绍我们认识的，或者说，不愿意把我介绍给他。伯爵先生本人在俄国呆过，他知道被称为家庭教师^③的小鸟是无足轻重的。顺便说说，他对我十分了解。不过，说实在的，我来宴会上是非邀之客，将军好像忘了下指令，要不然他会打发我去吃普通客饭的^④。我是自己来的，所以将军看了我一会儿，很不满意。善良的玛丽娅·菲利波夫娜马上给我指了一个位置。不过，我以前和阿斯特列依先生见过面，这可帮了我的忙，接着，我身不由己地成了他们圈子中的一员了。

我第一次和这个英国怪人萍水相逢是在普鲁士，我们在火车车

① ③④⑤ 原文为法语。

厢里面对面地坐着，那时我在追赶自己的人。后来，我入法国国境时，又撞上了他，后来一次，是在瑞士。两个礼拜的时间，相遇了两次——瞧，现在我突然又在鲁列滕堡碰上了。我一生中还没有见到过比他更腼腆的人。他腼腆到愚蠢的程度，当然喽，他自己也知道这点，其实，他一点儿不蠢。顺便说说，他是一个非常可爱、非常温和的人。在普鲁士第一次见面时，我硬是叫他谈起话来。他对我说，今年夏天，他曾在北角呆过，他特别想去下戈罗德的集市看看。他是怎样结识将军的，我不得而知。我觉得，他正在疯狂地爱着波林娜。只要她一出来，他脸就像晚霞一样红彤彤的。我坐在他的旁边，他高兴得要命，他已经把我看成是一个知心朋友了。

在席间，法国佬说话说得特别有声有色。他对谁都不大客气，自高自大。我记得，他在莫斯科就吹过很多牛皮。有关财政金融，有关俄国的政策，他大放厥词。有时将军也敢反驳一下儿——不过是隔靴搔痒的，惟一的就是不能彻底失掉自己的尊严。

我的心境很怪，自然，饭才吃了一半儿，我已经给自己提出了一个平常的老问题：“为什么我老是跟着这个将军屁股后面浪费时间，为什么不早早离开他们？”偶尔我朝波林娜·亚历山德罗芙娜瞄几眼，她对我完全是不屑一顾。结果我被激怒了，拿定主意胡闹一下。

就这样开始了：我突然莫名其妙地大声卷入了别人的话题之中，也不管别人同意不同意。我主要是想和法国佬骂一通儿。我冷不丁完全高声而又清晰地对将军说，今年在饭店，俄国人几乎全吃不上客饭，我好像是打断了他的话。将军给我投来诧异的目光。

“要是您还是一个能尊重自己的人，”我接着说，“那么您一定会引起别人的许多臭骂，必定碰不少钉子。在巴黎，在莱茵河畔，甚至在瑞士，吃客饭的波兰人和同情他们的法国佬是太多了，要是您是一个俄国人，您都没有可能张一张嘴。”

这话我是用法语说的。将军摸不着头脑地看着我，对我如此失态放肆，他不知道是应该发火，还是只是感到惊讶。

“这就是说，您曾经在某地被人教训过。”法国人漫不经心而又轻蔑地说。

“起初，我在巴黎和一个波兰人骂上了，”我回答道，“然后又

和一个支持波兰人的法国军官吵上了。之后，在我说了我是多么想在殿下^①的咖啡里吐唾沫之后，一部分法国人转到了我这边。”

“吐唾沫？”将军一边东张西望，一边极其困惑地问。法国佬则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我。

“的确是这样，”我回答，“两个整天，我都这样坚信，也许因为我们的事，我不得不去一趟罗马，于是，我去了教皇驻巴黎的使馆签证。那里接待我的是一个神甫，五十岁上下，干瘪，脸上冷若冰霜，在很有礼貌地不过非常冷漠地听我说完以后叫我等。尽管我很急，但当然还是坐下来等，我掏出《国民评论》^②，开始看满篇侮辱俄国的污言秽语。在此时，我听到一个人穿过隔壁的房间，去了殿下那儿，我看到神甫向他鞠躬行礼。我走到他的跟前，重提了先前的请求。他的态度更加冷淡，叫我再等。过了一会儿，又进来一个陌生人，不过他是来办事的——有点儿像是个奥地利人，听他说完话，神甫马上把他送到楼上。那时，我非常气愤。我站起身，又去神甫那儿，口气坚决地对他说，既然殿下在会客，那就说明我的事可能好了。突然，神甫急忙闪开我，神色特别惊讶。他简直无法理解，一个小小的俄国人，竟如此斗胆把自己和殿下的客人相提并论？接着，他似乎因为能侮辱我而沾沾自喜，从头到脚把我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后，用最厚颜无耻的腔调，冲着我叫道：‘难道您就这样觉得，为了您，殿下非要把自己的咖啡倒掉不成？’那时我也大叫了起来，声音比他还响：‘您可要知道，我要朝您的殿下的咖啡里吐唾沫。要是现在还不把我的护照签好，我立即自己去他那儿。’

“‘休想！大主教在他那儿，此时休想！’神甫叫着，他吓得躲开了我。他冲到门旁，张开双臂，做出了宁愿去死也不放我进去的样子。

“那时我回答他说，我是个异教徒，是个蛮族人；我是一个异教徒，是个野蛮人^③，对于我来说，所有这些大主教，红衣主教，殿下等等，都是一个样。总而言之，我做出我决不罢休的样子。神甫咬牙切齿地瞪了我一眼，然后一把夺过护照，拿着它上楼去了。

① 原词是历史词，是对法国高级僧侣、亲王、王子、高级官吏的尊称。

② ③④ 原文为法语。

过了一分钟，护照已经签好。瞧，是不是要看一看？”我掏出护照，指了指罗马签证。

“您这，不过——”将军本来已开始说了。

“您说了您是蛮族人，是异教徒，这可帮了您的忙，”法国人笑着说，“这并不那么笨④。”

“难道现在人们不正是这样对待我们俄国人？俄国人在这里坐着——不敢吭一声，也许都准备否认自己是俄国人。我和大家谈了我和神甫的争吵，之后，至少在我住的旅馆里，人们对我要更殷勤些了。有一个波兰胖地主，在吃客饭的人中是对我最坏的一个，现在鬼也见不到他了。我说了，两年前，我看到一八一二年一个被法国轻骑兵打了一枪的人——他开枪只是为了退出枪里的子弹。那个挨了一枪的人当时还是一个十岁的孩子，他的全家没有来得及撤出莫斯科。”

“这不可能，”法国人大发雷霆，“法国士兵不会朝孩子开枪！”

“而这事实上发生了，”我回答道，“这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退伍大尉告诉我的，我自己也看到了他脸上的枪疤。”

法国人说开了，他说得既多又快。将军本来附和着他，但是我建议他读一读佩罗夫斯基将军的《日记》，比如，哪怕只是读读部分章节也好，他曾经被法国人俘虏过。最后，玛丽娅·菲利波夫娜谈起了别的事，来打断我们的话题。将军对我极为不满，因为我同法国人几乎到了大叫大嚷的程度。不过，阿斯特列依先生似乎非常喜欢我同法国人的争论；他从桌旁站起身，他提议我和他干了一杯葡萄酒。晚上，我有机会同波林娜·亚历山德罗芙娜谈了一刻钟，我们的谈话是在散步时进行的。大家都去公园的娱乐场了。波林娜坐在喷泉对面的凳子上，她让小娜佳到离自己很远的地方去同别的孩子玩。我也放走了米沙到喷泉那儿去，接着，终于剩下了我们俩。

自然喽，一开始先谈办的事，在我把钱转交给波林娜时，一共只有七百盾^①，她简直发起火来。她曾经满怀信心地以为，拿她的钻石作抵押，我从巴黎至少会给她带来两千盾，甚至还要多些。

“我需要钱，”她说，“无论如何要弄到钱，否则我简直等于死

① 盾：德国、荷兰等国旧时的金币。

了。”

我开始详细地向她打听我不在时发生的情况。

“从彼得堡得到两则消息，先是说祖母身体特别不好，好像两天后说她去世了，除此之外，别的什么也没有。这消息是来自季莫费·彼得罗维奇，”波林娜补充说，“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。我们在等最后最终的消息。”

“那么，大家都在这里等喽？”我问。

“那当然：人人都在等，事事都在等。这，我们这里已经盼了整整的半年了。”

“您也盼吗？”我问。

“要知道，我根本不是她的亲属，我只是将军的继女。不过，我知道，在遗嘱里她必然会提到我。”

“我以为，您将得到很多。”我口气肯定地说。

“是的，她很喜欢我，不过，您怎么会感觉到这点的？”

“请您告诉我，”我反问道，“我们的侯爵，好像也倾心于你们家庭的所有秘密？”

“您自己为什么对这种事感兴趣？”波林娜神情严肃而又冷淡地看了我一眼后问。

“难道还不能？要是我没有弄错的话，我们的将军已经拿了她的钱。”

“您猜得非常准确。”

“哎，要是他不知道祖母的消息，他会借钱？您注意到了没有，在吃饭的时候，在谈到祖母时，他三次称她好奶奶：la baboul inka。他们的关系多么亲密，多么友好啊！”

“是的，您说得对。要是他打听到在遗嘱中我将得到什么遗产的消息，他马上会向我求婚。怎么，这是您想打听的事？”

“还只是会求婚吗？我想，他早就在求婚了。”

“您非常清楚不是这样！”波林娜坦率地说。“您在哪儿遇到这个英国人的？”经过片刻的沉默后她补了一句。

“我就知道，您现在会问他的情况。”

我给他讲了我过去路上和阿斯特列依先生的几次见面，“他很腼腆、多情，当然，他已经爱上了您！”

“是的，他在爱着我。”波林娜回答。

“当然喽，他比法国人可富上十倍。怎么，这个法国人果真有些什么家产吗？有没有怀疑之处？”

“没有。他有一个什么华丽的宅邸。昨天，将军还对我肯定地谈到了这个。喂，怎么，您满足了没有？”

“我要是处在您的位置上，我一定嫁给英国人。”

“为啥？”波林娜问。

“法国人漂亮些，但是更下流，而英国人除了正直之外，他还富裕十倍。”我斩钉截铁地回答。

“是的，不过这个法国人——侯爵更聪明。”她用最小平和的口气回答。

“是真的吗？”我仍然像以前那样说。

“完全是这样。”

波林娜特别讨厌我提的问题，接着，我发现，她回答时，想用语气、语调惹我生气。我立即对她说了这点。

“怎么说呢，我真的想叫您发狂来解解闷儿。我允许您提这么多问题，做这么多的猜测，仅仅因为这一点，您就应该还账。”

“我的确认为我有权向您提各种问题，”我安然地回答，“正因为如此，为此，我准备随便怎么偿还，即使奉送出自己的生命也没有什么。”

波林娜哈哈大笑起来。

“在最后一次，在什兰根贝尔格，您对我说过，只要我说出一个字，您就准备纵身朝下跳，好像那里有上千英尺。我以后倒要说一说，看看您是怎样付出代价，不过那时您应该相信，我能坚持到底，我恨您，恰恰是因为我允许您的事太多，更恨的是，我是多么需要您。但是，只要我还需要您——我就应该保护您。”

接着，她站起身，忿忿地说着。近一段时间，她和我结束谈话时，总是恶狠狠的，怒气冲冲的，真的咬牙切齿。

“请允许我问问您，布朗歇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？”我问，不想让她没有回答完就走。

“您自己知道，布朗歇小姐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打那以后，没有什么好补充的。布朗歇小姐大概要做将军太太了——自然而然，一定要有祖母去世的消息，因为无论是布朗歇小姐，她的母亲，还是她那堂表兄侯爵——他们都清楚得要命，我们已经破产了。”

“将军最终爱上她了？”

“现在问题不在这里。您听着，请记住：您拿着这七百盾，去玩玩轮盘赌，您尽量给我多赢一点儿；现在，我无论如何得弄到钱。”

她说完这话，叫了一声小娜佳，就向娱乐场走去，她在那里和我们的一帮人集中。我，一边愁绪满怀、惊讶不已，一边在走到的第一条路口向左转了弯。她吩咐我去赌轮盘赌后，我的头脑好像挨了一棒。真是怪事：我本应该好好考虑别的事，而此时我全心陷入了我对波林娜情感的分析之中。说实在的，我这两个星期不在这儿，我的心情要比现在，比回来的今天轻松，尽管在路上，我也像疯子一样痛苦，像个狂人似的拼命地跑来跑去，就连梦中都时时刻刻见到她。有一次（这发生在瑞士），我在车厢里睡着后，我好像和波林娜大声谈话了，这逗得和我坐在一起的旅客捧腹大笑。现在在我又一次问自己：我爱不爱她？我再一次不敢回答这个问题，也就是最好说，我，已经上百次了，我还是这样回答自己：我恨她。是的，我恨过她。有过这样的时候（正是在我们每次结束谈话的时候），我真想丢掉自己的性命掐死她！我发誓，要是有机会用尖刀慢慢地刺进她的胸膛，那么，我觉得，我会痛痛快快地抓起这把刀子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对着老天向众人发誓，在什兰根贝尔格，在山巅上，要是她真的对我说：“跳下去！”那么，我会立即纵身跳下去，甚至是痛痛快快的。我清楚这点。这样或者那样，总应该解决。所有这一切，她都非常清楚，也包括这种想法：我完全准确而又清晰地意识到，对于我来说，她是可望而不可及的，我的幻想根本是无法实现的——我坚信，这种想法给了她无尽的享受。否则，她，一个谨慎、聪明的女人，能跟我这样亲密、这样坦率吗？我觉得，她至今像古代的一个女皇看我，在自己奴隶面前，她可以脱掉衣服，因为她把奴隶不当人。是的，她把我不当人看，多少次都是这样啊……

不过，我身上肩负着她交给的重任——在轮盘赌上，我无论如何要赢。我没有时间周密考虑：为啥急于要赢？在这个一直精于盘算的脑瓜里又萌发了什么样的新意图？更何况，这两个星期，显然增加了连我概念都没有的无数新情况。本应该琢磨琢磨，全弄个一清二白，而且是越快越好。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了：应该去轮盘赌赌场。

第二章

我老实说，这使我不快，虽然我拿定主意要去赌一赌，但是，我决不想代别人赌。这甚至使我有点儿不知怎么办才好，我极为烦恼地走进了赌场。在那里，我的第一印象，全不喜欢。我无法忍耐整个小品文世界中的奴气，尤其是我们俄国的报纸，几乎每年春上，小品文的作者们总是谈两件事：第一，莱茵河畔赌城的赌场非同寻常的金碧辉煌、富丽堂皇；第二，赌桌上似乎放着成堆成堆的金子。不过，人们并没有因此而给他们赏钱，他们这样写，只是出于无私的阿谀奉承。在这些糟糕透顶的赌场里，没有丝毫的金碧辉煌，而金子不仅仅在赌桌上没有成堆，而且也压根儿见不着一丁点儿。当然喽，在赌的旺季里，偶尔突然会来个把怪人，或者英国人，或者亚洲人，土耳其人，比如今年夏天，突然输了很多，或者赢了很多；而所有别的人下注都很小，赌桌上钱的平均数量也放得不多。我走进赌场后（我平生中还是第一次），有一段时间还不敢玩儿。更何况，围挤着一大群人。要是单是我一个人的事，那么，我想，我早就溜之大吉，一走了事，不会去开赌了。说实在的，我的心咚咚跳个不停，我可不能无动于衷；我的确知道，而且早就决定，我不会这样离开鲁列滕堡；在我的命运里，一定会发生根本、彻底的转变。既然应该，那么就这样吧。我从轮盘赌中期望着很多很多，无论这多么可笑，不过，我觉得，对赌博的那种公认的愚蠢、荒谬的陈腐之见，则更为荒唐。为什么说赌博比任何一种捞钱的方法，比如说比做买卖，都坏呢？说实在的，百家中只有一家赢。但是——我何必管这么多呢？

为以防万一，我决定还是先观战，今天晚上不出什么重要的举措。今晚即使发生什么事，那么发生的事也是意外的，微不足道的——我拿定的主意就这样。更何况，应该研究赌法，尽管对轮盘赌有成千上万次的描写——我总是如饥似渴地读，但是，在我没有亲眼看到以前，对它的布局还是一窍不通。

首先，我觉得这一切是多么肮脏——道德上卑鄙、龌龊。我绝对不是指着围着赌桌的这几十张，甚至几百张贪婪而惶恐不安的脸。

想快点儿赢，想赢得多一点儿，在这类的愿望里，我丝毫没有发现有什么龌龊的东西；有一个富裕阔绰、吃得脑满肠肥的说教徒，他对人家“不过是小来来”的辩解回答道：这更坏，因为是小贪。我总觉得这种观点是非常愚蠢的。的确，小贪和大贪——这并不是一回事。这是相对的比较问题。对于洛希尔^①来说是小的，而对我来说则是大得不得了。至于发财和赢钱，这岂是在轮盘赌的赌桌上才这样，人们到处都在这样做，在相互拼杀争抢，或者是赚钱捞好处。一般地说，发财、赚钱就是否丑陋——这另当别论，不过，此时我不想解答这个问题。因为我本人就特醉心赢钱，所以，在我进入赌场时，贪财以及所有这肮脏的私欲，假如您想知道的话，不知怎的，这对于我来说，则是更为合适，更是一见如故。人们相互不虚伪客套，而是公开地、赤裸裸地干，这是最痛快的事。人们又何必自欺欺人呢？这是最无聊、最不合算的事！乍一看，在一帮轮盘赌的赌徒中，大家围着赌桌，他们对赌业的那种虔诚，那股认真劲儿，还有那种恭敬，显得特别不雅观。在这里，什么样的赌叫下等的，什么样的赌是规矩人玩的，都泾渭分明，这就是原因。有两种赌博，一种是绅士们玩儿的，而另一种是贱民们玩儿的，贪财人玩儿的，是各种各样的贱人、败类玩的。这里有严格的区别，而实际上，这种区别是多么可恶。譬如，绅士可以下五个，或者十个金路易，他们很少下更多的赌注，顺便说说，假如特别富有，也能下一千法郎，不过，纯粹是为了玩玩儿，只是为了消遣消遣，完全是为了看看赢或者输的过程，对赢钱本身不应该感兴趣。一赢上钱，比如，他会大声地笑起来，给旁边围着的人说说自己的高见，甚至他还会下注，下双倍的赌注，不过，也纯粹出于好奇，观察机会，数数钱，而不是出于卑鄙的赢钱欲望。总而言之，所有这些赌桌，所有轮盘赌和三十和四十，他不看成是别的，而是恰恰应该把它们看成是一种消遣，看成是一种惟一独到的享受。对庄家设下和安排的赌注和圈套，他必须不屑一顾。要是他，比如，要是他觉得，所有的赌徒，所有的贱货，为了个把盾牌战心惊——而像他这样的富豪、绅士们，他们赌，则纯粹是出于嗜好和消遣，那就太好了。对

① 洛希尔：十八世纪 M. A. 洛希尔创立了洛希尔财团，在英国、法国、南非都有其金融中心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财团之一。

现实全然不知，对人天真无邪的看法，这当然是一种十足的贵族气派。我看到，许多做妈妈的把自己天真漂亮的十五六岁的小姐——她们的女儿——推到前台，给她们几个金币，教她们怎样玩。千金小姐无论是赢还是输，都一定要笑，离去时一定要做出特别心满意足的样子。我们的将军威严而又傲慢地走近赌桌，仆人奔去给他端来了一把椅子，而他根本不理睬仆人。他掏钱袋掏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从里面取出三百个法郎又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，把法郎押在黑的上面，他赢了。赢的钱他不拿起来，留在桌面上。结果又是黑的赢。这一次，他仍不拿回，到第三次红的赢时，他一下子失掉了一千二百法郎。他笑嘻嘻地离去，一直坚持到最后。我坚信，他是万箭钻心，要是赌注多一倍，或者多两倍——那么他肯定沉不住气了，也会发火。顺便说说，我当场看到，一个法国人先赢了，后来愉快地输了，他一点儿都不激动。一个真正的绅士，即使把家产输得精光，也不应该慌张。金钱不能与绅士风度相比，金钱低得几乎不值一提。当然喽，对所有下贱人和整个污秽的气氛一点儿都不在意，这是特有的贵族气度。不过有时候，采取相反的办法，看一看，也就是观察一下儿，比如，甚至手持放大镜细细留意一下儿所有的这帮下贱人，丝毫不失贵族的风度。不过一定要在看所有这帮人时，在看所有的丑事时，把他（它）们当成一种消遣，当成像是一种专门为绅士娱乐安排的表演。自己也可以挤到这伙人中去，不过观察周围时，立场要毫不含糊，您本人是一个观察者，您丝毫不属于这帮乌合之众。不过话又说回来，看得不必太认真：否则，不符合贵族的风格，因为他们的这种表演无论如何也不值得太多、太认真地观察。而且一般地说，对于绅士来说，能值得他们认真观察的表演太少。其实，我本人倒觉得，所有这一切，太值得好好观察了，特别是对于一个不只是来观望、而他本人也诚心诚意、自觉自愿地把自己列入这帮贱人之中的人来说更是这样。至于说到我埋藏在心灵最深处的道德信念，在我如今的谈话中，当然尚无一席之地。就让它这样吧，我说这些，其目的是净化自己的良心。不过，我要指出的是：近来一段时间，不知怎的，对用任何一种道德尺码来约束自己的行为 and 思想，我反感得要命。支配我的是另一种……

这帮下贱人赌得的确相当肮脏。我甚至不反对说，在这里的赌

桌旁，常常发生许多最为司空见惯的偷窃。庄家坐在赌桌的两端，他们眼睛要盯着赌注，要算钞票，忙得不可开交。瞧，还有这么一帮败类！他们大部分是法国人。顺便说说，我在这里留心、观察，决不是为了描写轮盘赌。我是为了自己能适应，了解将来怎么表现自己，我已经说过，比如，桌子旁突然伸出了一只手，把您赢的钱偷走，这再平常不过了。争执开始了，有不少还大吵大闹，接着——请您拿证据，寻找证人，证明这赌注是您的！

一开始，对于我来说，这玩艺简直是一种谜，无法理解。我只能糊里糊涂地做些猜测和区分：赌注下在数字上、偶数上、奇数上、各种各样的颜色上。今晚，我拿定主意从波林娜·亚历山德罗芙娜的钱中拿出一百盾试试。我参赌不是为自己，这种思想把我搞得七上八下。我的感觉特别不快，我想尽快摆脱它。我总觉得，从给波林娜赌开始，我将会毁掉我个人的幸福。难道一上赌桌就不能不迷信？我先掏出五个腓特烈金币，也就是五十盾，把它押在偶数上。轮盘转动了，结果停在十三上——我输了。我怀着一种病态的心境，惟一的希望是想个办法摆脱，快点儿离开。我又把五个腓特烈金币押在红色上，结果红的赢了。我把十个腓特烈金币押上——结果又是红的赢了。我把赌桌上所有的钱又押了一次，结果还是红的赢了。我得到四十个腓特烈金币后，把二十个押在十二个中间数上，我不知道这将有什么结果。接着，我得到了双倍的钱。就这样，我手上原先的十个腓特烈金币，一下子变成了八十个。我无法忍受一种非同寻常的、奇怪的感觉，它叫我下决心离开。我觉得，要是我替自己赌，我决不会这样玩。不过，我还是把八十腓特烈金币又一次押在偶数上。这一次是“四”，接着，向我飞来了八十个腓特烈金币，然后，我抓起一堆一百六十腓特烈金币，起身找波林娜·亚历山德罗芙娜去了。

他们全在公园里散步，我只是在晚饭前才见到她。这一次，法国人不在场，将军也不再拘束了。顺便说一句，他认为有必要再说一次，他不想在赌桌旁看到我。按照他的意见，要是我输得太多，这将大大毁掉他的名声。“不过，要是您赢得特别多，那我还是要失掉面子，”他意味深长地补充说，“当然喽，我没有权利支配您的行动，不过，您自己得一定考虑到……”此时，按照常规，他没有把话说完。我干巴巴地回答他，说我的钱很少，因此，即使去赌，